

我们  
终将  
独自  
远行

郝誉翔  
作品

我们

终将

独自  
远行

我们终将独自远行

我 们 终 将 独 自 远 行



郝普翔

／  
My Travel  
／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  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终将独自远行 / 郝誉翔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5  
ISBN 978-7-5354-7956-3

I. ①我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075768号

责任编辑: 吴 双 杨 帆  
封面设计: 郑力琿

责任校对: 黄 伟 李 娜  
责任印制: 张炜明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690毫米 × 980毫米 1/16

印张: 16

版次: 2015年5月第1版

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50千字

---

定价: 36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 010-83670231 进行调换)



我 们 终 将  
独 自 远 行

## 辑二 海角

微笑高棉

今日快乐

寂寞岛屿

色情酒吧

焦土中的鲜花

美丽与哀愁

和抢匪结成好友

一千支扫把

月亮的眼泪

那年夏天，最宁静的海

梦游者的故乡

123

112

107

103

096

090

086

080

075

064

060



#### 辑四 稍纵即逝的风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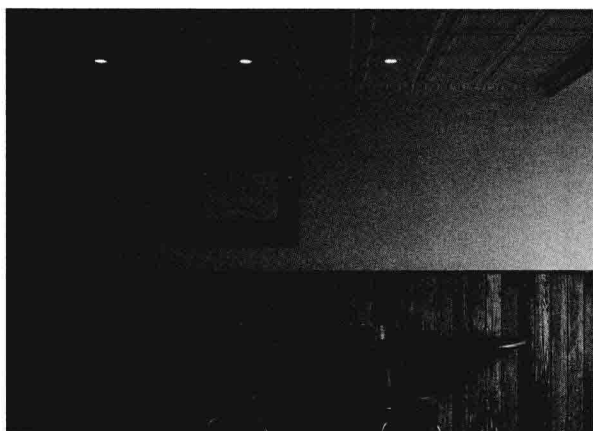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纯真年代 | 全家福 | 迷魅淡影 | 稍纵即逝的风景 | 因为楚浮，非常法国 | 老孩子 | 美好的一天 | 公寓中的美国梦 | 布利克街 | 命运分叉的路口 | 在纽约第五大道理发一 | 在纽约第五大道理发二 |
| 243  | 239 | 235  | 231     | 225       | 221 | 216   | 211     | 207  | 204     | 199        | 194        |

我 们 终 将 独 自 远 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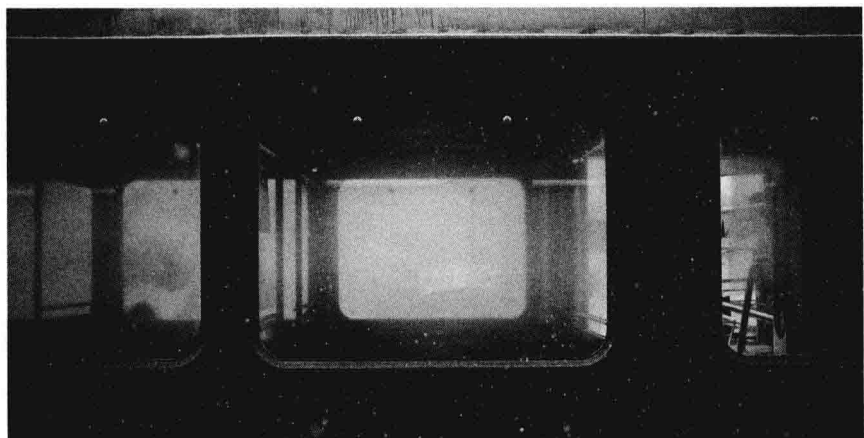
郝普翔

My Travel



旅行，经常是回来以后开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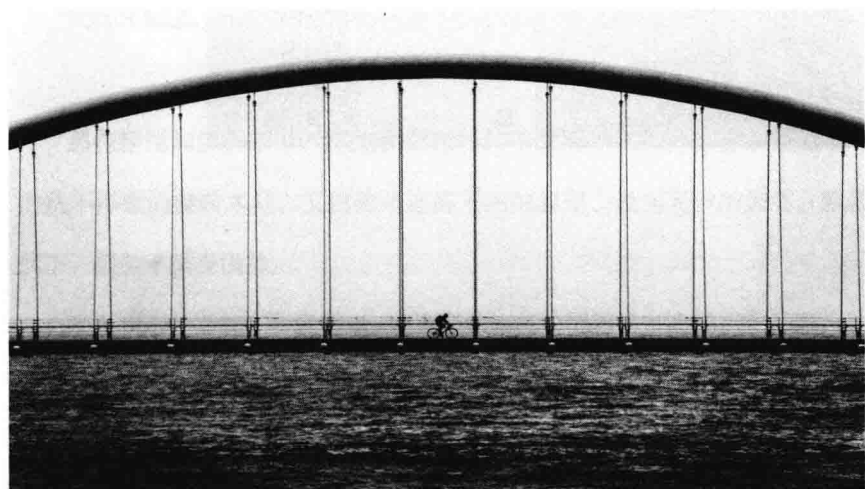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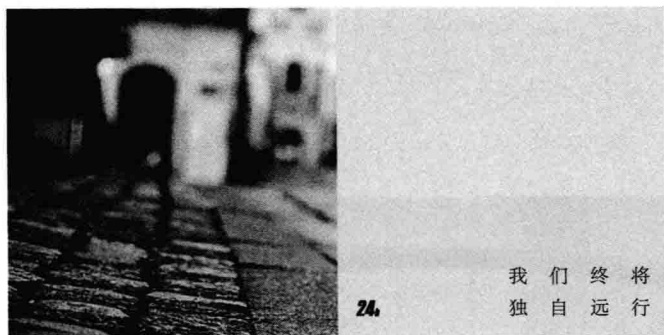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回来，我们才得以用透澈的眼睛，看见过去的自己。



在生命的长河里，每个人都是在路上相遇的旅人。



不曾因时间而变质的回忆，是旅行者才能享有的命运偶然与巧合的恩赐。



## 序言 回来以后

二十二岁那年，我到美国华盛顿州的惠特曼学院（Whitman College）担任中文助教一年。

学院位于偏僻少人烟的农业小镇沃拉沃拉（Walla Walla），却是十足的贵族气息。我在那儿修了钢琴课、绘画课、游泳课，也啃食一堆艰涩的文化理论。课余之后，我就坐在球场边看同学踢足球，或是躲在图书馆看艺术电影，偶尔也去学生餐厅打工，洗碗盘，拖着巨无霸吸尘器吸地毯、搬椅子，累到腰差点都给折断。

但回想起来，沃拉沃拉的阳光灿烂异常，那段日子总因此弥漫金黄色的光。而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大旅行，每逢周末、圣诞节、春假，就忍不住要从小镇出发，在美国大陆上东奔西走。

如今事隔二十年了，二十二岁金黄色的夏天，不知怎么越来越频繁地回到我的眼前，益发明亮且温暖。直到此刻，我也还能清楚记得，美国西部阳光咬住我手臂时的微微刺烫感，以及莫名的痛快。

我这才知道，旅行经常是回来以后才开始的。

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，冻结在时光切片中的欢乐刹那，仿佛水晶玻璃球内从不停歇的旋转木马，又仿佛是连绵不绝的春雨、温润无声的细雪，飘落而下，覆盖了满身满脸。

于是不免兴起了一种错觉，以为那些旅行非但不是过去式，而是现在式，它从未结束，在一道道与此刻平行的时空之中不断地进行着。我也因此从未回来过，至今一直在旅途上。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，张大了双眼惶惶地看，两条腿惶惶地走。

所以果真回来了吗？还是旅行得越多，便幻化出越来越多的我？她们有着和我相同的身材、容貌，但却一直生活在他方，朝我遥遥地呼唤、招手。而我喜欢旅行中的她们，远胜过此刻坐在桌前的我。

于是当我回来之后，坐在书桌前，打开电脑，我的文字总离不开旅行，从2000年写山东农村返乡之旅的《逆旅》，写海岛与潜水的《那年夏天，最宁静的海》，写中国纪行的《一瞬之梦》，乃至写穿越越南山区的《温泉

洗去我们的忧伤》，我透过文字重返旅行的现场，环绕回心之轴，那竟已经不再是一本又一本的书了，反倒更像是由文字所构筑而成的，穿梭于折叠时空之中的虫洞，让我得以再次踏上旅途，照见那一个个流浪他方的我。这或许让我觉得，自己果然还活着，还正青春，兴味盎然地行走在世上的某个角落，美丽、哀愁，但却朝气蓬勃，并且迷人。

虽然已经反复写过了这么多，但却还有无数经历过的，难以忘怀的刹那。仿佛是酿酒之后残余的渣滓，它们尚未被蒸馏发酵过，所以不成整体，只余片断，常年地积压在我的心头，压久了，越发沉甸甸的，朴拙得发光。它们是生活所遗留下来最真切的素材，所以到了最后，我终于还是耐着性子，把它们一页页写了下来。

想象自己是坐在异乡旅途中的某一间邮局，或某一座旅馆，窗外的夏阳正烈，照耀得一条寂寂的长街发烫起烟，而窗内的我躲在阴影下，埋头写着明信片，寄回台湾给自己。年久月深，我把这些远方归来的明信片一一串联起来，晾挂在阳台上，风一吹来，便仿佛发出叮叮当当响，又仿佛逝水流年无情地哗啦哗啦，可爱却也可哀。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呀。

幸好还有这些文字与照片为证。

我因此重新目睹了二十出头年纪的自己，无知又莽撞，独自一人提着行李，

勇闯他乡。在路上，我遇见了无数年纪相当的年轻男女，也是和我一样的任性傻气，自顾自地往前走，以为已经走到了天涯之外，这才发现，原来天涯的尽头还有天涯。

就这样，一张卷起来的世界地图，被我用双脚一寸寸地打开。

我目睹了自己因此一心就想要往地图的极限走去，爬上世界的屋脊，国境边缘无人的险峻之地。我迷上了喜马拉雅，中国西藏，不丹，拉达克，站在陡峭锐利寸草不生的山棱上，八方空漠，一切话语皆失去了意义，无声地涅槃。

我也因此着迷于寂静的海底，潜入海平面以下二三十米处，那是人体所能承受压力的极限，仰起头，早已见不到一丝阳光，而向下俯瞰，却又是无穷无尽的幽暗海沟。我悬浮在世界光明与黑暗的交界之处，失去了重力。脚底下大海奇异的蓝光，从深渊之处如花绽放，又如死神伸长了无数妖娆的手指，在水中缓缓地摆荡，缠住了我的双脚。它正诱惑着我，往下坠入它黑色的怀抱。

我从无声的天涯，一直走到了幽静的海角。

然则，我却又是极度贪恋人世的人。我爱在城市的人群中穿梭；爱地铁轰隆隆的噪音；爱狡诈可恶之徒；爱无赖和流浪汉；爱在红砖道上与陌生人擦肩而过时，那种稍纵即逝的快乐，如梦似幻的恍惚之感。

我曾在纽约第五大道上，差点和达斯汀·霍夫曼（Dustin Hoffman）撞个满怀。就在错身的一刹那，我简直像是误闯入一部好莱坞的电影，而达斯汀·霍夫曼自顾自地悠悠往前走了，转入前方一间高级服饰店。倒是跟在他身后不远的黑人女子，竟朝我冲过来，兴奋地抓紧我的双手，尖叫：“老天，是达斯汀·霍夫曼！”

她紧紧地抱住我，在红砖道上又叫又跳，此刻，只有我一人是她喜悦的见证。

于是我总记得，我曾在纽约的街头与一个陌生的黑人女子欢乐相拥，感到她温热的胸腹紧贴着我。而这欢乐与温热是货真价实的，毫不打折，就像我在不丹偶遇的一个满脸笑容的小男孩，在印尼安汶岛上聆听放学后孩子们的美妙歌声。它们并不曾因为时间而变质，这便是旅行者才能享有的，命运偶然与巧合的恩赐。

所以也才有了这些文章，记录了我从二十二岁出门远行，到攀登天涯，到航向海角，到穿梭于一座座城市之中，纽约、北京、东京、上海，组成了片断零碎的，但却为我所经年不能忘却的记忆之歌。

如今它们终于被写了下来，也算是一个孤独旅人的小小分享，像是静谧午后传来的，一阵阵若有似无的窃窃私语。因为每次从远方回来以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自己从来就没有回来过。



